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熊龍峯四種小說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資料叢書

熊龍峯四種小說

〔明〕熊龍峯 刊行

王古魯 蒐錄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鼎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插頁 5 印張 2.5 字數 52,000

1987年3月新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號：10186·704 定價：0.51元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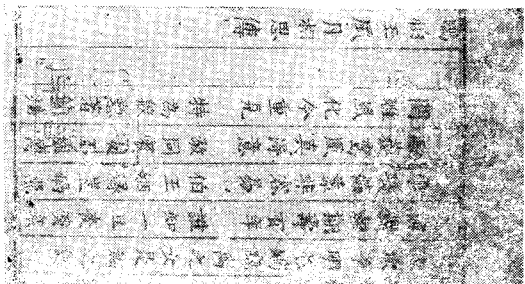
蘇長公事如傳
人境
春城無處不飛花
日暮漢宮傳曉鏡
太室三峰朝有霞
子瞻遊濟東坡居士人皆稱香山紫雲前
江翰林學士後在靖明殿大學士叫父文

章臺柳傳書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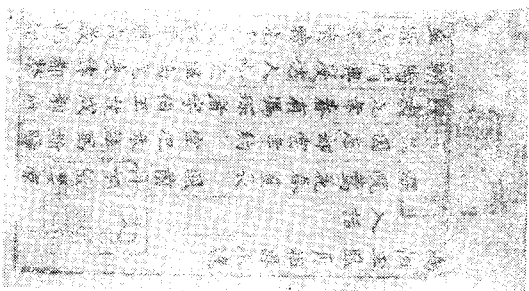
待見
南軒或老云老僧亦作一詞云
柳花飛絮入邊城
眉波底三仲皆出蘇青事蓋以作一
情春風
春半柳已小
清華風暖事易歇
東坡曰蘇軾作詞一首在上詩四
細綠生受
與君此東他人
滿柳風不與此
今明列四波柳

章臺柳傳書影之二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書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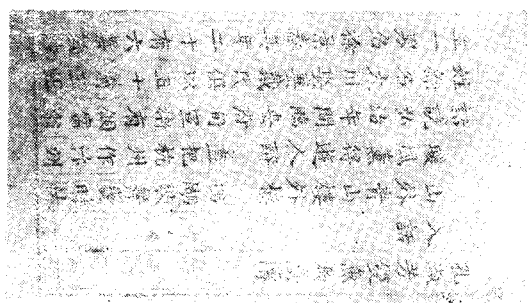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書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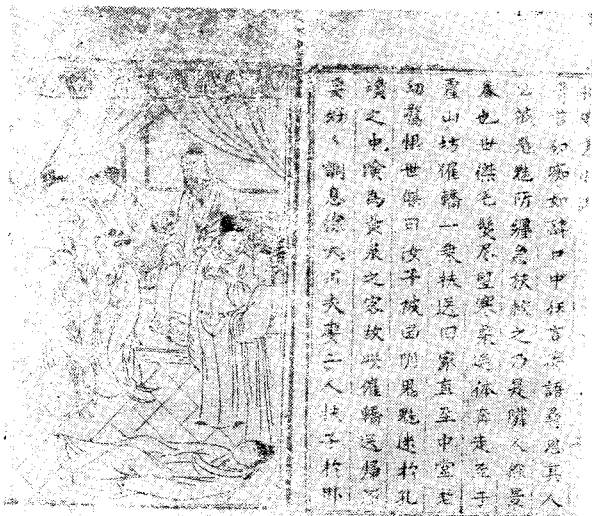




雙魚扇墜書影之二



雙魚扇墜書影之一



上 雙魚扇墜書影之三
 下 雙魚扇墜書影之四

女謝從今清淨
 世道急如律令
 神將押赴鄧州二殿
 哭訴不結犯女父官
 王于壇側心中慘然
 而目淚下不覺傷心
 香案倒地良久方醒
 其人書符燒灰吞符
 果奏云之此妖術漸
 無事太川與山
 人合符料還真人
 而山真人以此法
 前所得雙魚扇
 隱見致役志女父
 母方信是女術
 告官然亦以此
 清淨後徐某養
 生一子後其
 父某見符
 本新河張氏家
 墳見符

雙魚扇隱書影之五

出版說明

將宋、元、明初的短篇話本，收輯刊刻最早的，是明代嘉靖時洪楩的清平山堂話本。原書分雨窗、長燈、隨航、欹枕、解閑、醒夢六集，總名六十家小說，今存二十七篇；后又發現殘篇兩札。據日本長澤規矩也所撰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一文，日本內閣文庫另藏有平話單行本四種，即本書所刊行的四種短篇話本。這四種小說，名稱也見於晁瑛寶文堂書目中。

這四種小說中，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和蘇長公章臺柳傳在國內已經久佚不傳。

著名小說研究家王古魯先生早年訪書東瀛，攝得大量中土已佚而東邦尚存小說的膠卷，爲了讓小說研究者都能見到這四種半已佚失的短篇小說，予以鈔錄，交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刊印問世。

這部書的出版，距今已近三十年，當時印數不多，流傳未廣，現在已難購求。爲了應廣大讀者和小說研究者的需要，即就古典文學出版社原來紙型予以重印。

王古魯先生業已去世，僅於某些明顯錯誤及標點未妥之處逕予挖改，謹此說明。

本書的介紹

過去研究明刊話本集的同志們，一提到清平山堂話本集、雨窗欹枕集、京本通俗小說，沒有不想看一下「聞名而未得獲見」的所謂萬曆版話本四種（熊龍峯小說四種）的。日本長澤規矩也氏在他的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一文中介紹過它們，鄭振鐸氏在中國文學論集明清二代的平話集文中也提到並轉述過長澤氏的文字，他說：

『我們見到日本內閣文庫的漢籍目錄中，有別冊單行的小說四種：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

蘇長公章臺柳傳

張生彩鸞燈傳

這四種，我很有幸的都曾見到過。但長澤規矩也君的報告已够說明之；如「版式紙質，四冊都屬相同，四周有邊，有界。每半葉七行，行十六字。版口內縱六寸二分或五分，橫三寸七八分。略字頗多，各冊分量俱甚少。」』

敘述得很正確的。第一，我們必須明瞭原書是分成四個小冊子，每篇成爲單行的小冊子的。第二，分量確是都很少的，蘇長公章臺柳傳只有十葉，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只有十七葉，張生彩鸞燈傳只有二十四葉，其中最長的一篇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也只有二十八葉。第三，這四冊因爲都是寫刻，所以簡體字很多，這還可以看出明中葉所習用的簡體寫法。

這四種小說照片，拿出來排印，可以說是意外的收穫。我在日本訪書的時候，拍攝全書的標準很嚴格的，這四種書是沒有入選的，所以我腦筋中始終認爲只攝取了書影的。在最近期間爲了開小型展覽會，促使我檢點了一下書影底片，在這裏邊，看到這四種的全書底片，大概因爲分量不多的緣故，所以順手全拍攝了下來。現在發見了，而且看到照片文字還能鈔錄出來，真是喜出望外，因此決定拿來公諸同好。

關於版式行款，長澤氏介紹得很正確，一看本書就可明瞭的。而且一如他的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文中所指出，只有張生彩鸞燈傳卷首標明「熊龍峯刊行」字樣，其他三種只能從版式行款書型大小完全相同等等來說明它們都是「熊氏所刊行的小說」。長澤氏說：『由版式看來，大概係萬曆時期的俗書』，可是據我看，刊行時期也許可以提前一點，因爲假使我們把嘉靖刊行的大字本三國志演義的版式字體和它對照着看，不能說不是很相似（儘管模倣得不完全像）的。三國志演義既是嘉靖壬午（元年）所刊，所以它有可能在嘉靖年刊行的。

上面已經提及過，它們現在保存在日本內閣文庫，它們是四冊單行獨立的小本子。長澤氏說：『這四冊或爲一種叢書的分冊，也許在同一時間內，同一個書肆中，爲了出版同一種類的書籍起見，所以它們具有這樣類似的形式的。』這個看法，大概是沒錯的。我們只要看明晃氏寶文堂書目子雜類中，不僅記有單本的風月相思、失記章臺柳、孔淑芳記、綵鸞燈記，外還記着許多單本的題名。在現存的清平山堂等集子裏看得到的，像五戒禪師私紅蓮、快嘴李翠蓮、簡帖和尚、范張雞黍、死生交、洛陽三怪、陳巡檢梅嶺失妻、馮唐直諫漢文帝、李廣世號飛將軍等等，記載時並不集在一起而是分散記着的，從這種情況看來，這許多篇目，最初也確是出過一篇一個本子的。

四種之中，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和清平山堂話本集中的風月相思、張生彩鸞燈傳和古今小說中的張舜美元宵得麗女，除了小部分文字相異外，大體可以說相同的。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和清平山堂話本中所收風月相思之間，因爲相差極少，看不出它們之間的先後和蟬蛻關係，但據此可以校出了清平山堂話本中的錯簡和缺葉，即風月相思的第四和第五葉的先後倒置；第十和第十一葉之間，缺了一葉。「錯簡」部分，如果細心看，還能檢查出來，可是缺葉的地方，誰能想得出雲瓊寄給馮生的詩共有十首（儘管上面有着：「自生別後，有詩十餘首，併錄寄贈。……」）而且馮生遣家僮往迎雲瓊的時候，也寄贈了一首「夢魂幾度到河陽，……」

的詩呢？至於張生彩鸞燈傳和古今小說所收的張舜美元宵得麗女之間，不僅刊刻年代有距離，雖說在文字上沒有多大變動，但大體也可以看出古今小說有過刪削和修飾的加工的，這只要拿來對照着一讀即可以明瞭的。

其他兩種，都是久已失傳的小說，寫得並不好，正如鄭振鐸氏所說：『像蘇長公章臺柳傳風格極為幼稚』，其中當時流傳頗廣的孔淑芳雙魚扇墜傳也曾給古今小說序文中指摘過：

『然如翫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

不過這一類「煙粉靈怪」傳奇，當時在民間確是很受歡迎的。不僅古今小說序文中提及過它，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中也曾提及：

『若紅蓮、柳翠、雷峯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

而且晁氏寶文堂書目中也都收入，這是對於了解明代盛行的小說方面，還是很重要的。

末了，還必須再提一下，這是明代中葉寫刻的小說，所以中間簡體字頗多，因為照片變色關係，不能影印出來，對於採用簡體字方面，供一種參考，是可惜的。

目 錄

本書的介紹	一
張生彩鸞燈傳	一
蘇長公章臺柳傳	二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	三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	四

張生彩鸞燈傳^(一)

熊龍峯刊行

入話^(二)

致和上國逢佳姝，思厚燕山遇故人^(三)。

五夜華燈應自好，綺羅叢裏竟懷春。

話說東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燈買市，十分富盛。

且說在京一個貴官公子，姓張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聰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燈，忽於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角繫一箇香囊，細看帕上，有詩一首云：

囊裏真香誰見竊^(四)，
鮫綃滴血染成紅。

殷勤遺下輕綃意^(五)，
好與才郎^(六)置袖中。

生吟諷數次^(七)，詩尾後，有^(八)細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籃^(九)後門一會，車前有鴛鴦燈^(一〇)是也。』生^(一一)嘆賞久之，乃和其詩曰：

濃麝因同瓊體纖^(一二)，
輕綃料比杏花^(一三)紅。

雖然未近來春約，
已勝襄王^(一四)魂夢中。

自此之後，生^(一五)以時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間烏飛電走，又換新正。將近元

宵，思赴去年之約。乃於十四日晚，候於相籃後門，果見車一輛，燈掛雙鴛鴦，呵衛甚衆。

生〔三〕驚喜無措，無因問答。乃誦詩一律，或先或後，近車吟詠，云：

何人遺下一紅綃？

暗遣吟懷意氣饒。

勒〔二〕馬住時金鞵脫，

揜身親用寶燈挑。

輕輕滴滴深深韻，

慢慢尋尋緊緊瞧。〔二〕

料想佳人初失去，

幾回纖手摸裙腰。

車中女子，聞生吟諷，默念昔日遺香囊之事諸矣。遂啓簾窺生，見生容貌皎潔，儀度閑雅，愈覺動情。遂令侍女金花者，通達情款，生亦會意。須臾，香車遠去，已失所在。

次夜，生復伺於舊處。俄有青蓋舊車，迤邐而來，更無人從，車前掛雙鴛鴦燈。生覩車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車夫連稱：『送師歸院去。』生遲疑間，見尼轉手而招生，生潛隨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門，謂曰：『何歸遲也？』尼入院，生隨入小軒，軒中已張燈列宴。尼乃去包絲〔七〕，則綠髮〔八〕堆雲，脫僧衣而〔九〕紅裳映月。生女聯坐，老尼侍傍，酒行之後，女曰：『願見去年相約之媒。』生取付女視之，女方笑曰：『京輦人物極多，惟君得之，豈非天賜爾我姻緣耶？』生曰：『當時獲〔三〇〕之，亦曾奉和，』因舉其詩。女喜曰：『真我夫也！』於是推〔三〕生就枕，極盡歡娛。頃而雞鳴四起，女〔三〕謂生曰：『妾處〔三〕深閨，祝天求合，得成夫

婦。昨日濃歡，今朝離別，從此之後，無復再會。不若以死向君，無忘此情，妾亦感恩地下矣〔三〕。』生曰：『我非木石，豈肯〔四〕獨生！』女曰：『君有此情，我之愿也。』遂解衣帶共結，與生同懸於梁間〔五〕。尼急止之〔六〕曰：『豈可輕生如是乎〔七〕？你等要成夫婦，但恨無心耳〔八〕。』生女雙雙跪拜求計於尼〔九〕，尼〔十〕曰：『汝能遠涉江湖，變更姓名於千里之外，可得盡終世之情也。』女與生俯首受計，女〔十一〕遂約生：『今夜三鼓後，可於城北巨柳之下，我當將黃白之資，從君之道。』生曰：『果然否？』女曰：『妾與君性命可捐，何況餘事乎？』女乃告歸，生亦收拾黃白之資一包，如約同於城北柳下，彷彿夜分，其女蹣跚而來，並攜包裹。生女奔宿於〔十二〕通津邸中〔十三〕。次早，僱舟，自汴涉淮，直至蘇州平江〔十四〕，創第而居。兩情好合，諸老百年。正是：

意似鴛鴦飛比翼，情同鸞鳳舞和鳴。

今日爲甚說這段話？却有箇波俏〔十五〕的女娘子也因燈夜游翫，撞着個狂蕩的小秀才，惹出一場奇奇怪怪的事來。未知久後成得夫婦也不〔十六〕？且聽下回〔十七〕分解。正是：

燈初放夜人初會，梅正開時月正圓。

且道，那女娘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十八〕人氏，姓張雙名舜美。年方弱冠〔十九〕，是一個輕俊標致的秀士，風流未遇的才人。偶因鄉薦〔二十〕來杭，不能中選，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餘。正